



杨二车娜姆专栏

她曾是娱乐圈的“毒蛇妇”，同时也是时尚界的“急先锋”。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，这位话题女王，却温婉转身，独家为本报《物语》版撰写温婉的文字，一如12年前，以女儿国的宁静写出走红全国的《走出女儿国》。目前，她已经正式出版了13本书，其书在2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。在这一期里，这位戴花的女人，以隽永的文字告诉你关于一朵“花”的物语故事。

桃红的花，我的最爱

我是爱花的，年末，武汉的黄丽云小姐，给我寄来一大束包装好精美、好大朵的桃红色的玫瑰，桃红色的大朵玫瑰，在一大把的翠绿色叶子中间，那么艳丽，那么喜悦，那么饱满，看得我心尖尖都在发抖这是我在成都收到的、最美艳最大方、最性感的一束花！一束让我尖叫了、又尖叫的花束！

抱着这么一大束花朵在怀里，叫阿姨拿出来5个花瓶，在清水中，一枝一枝地把这些美丽的花儿插在水中，每插一枝花儿，我都在心里都对送花的人儿说声：“THANK YOU, DEAR!”谢谢你，亲爱的。”

桃红色呀，桃红色，我一生都爱不够的颜色！送我桃红色物品的人，都是懂我的人。

前年夏天，在北京一间露天餐厅吃晚饭，邻座的四位英国客人，其中有位女生一身黑裙，金色的头发上戴了一朵桃红色的花朵，在夜色中，她是那么耀眼夺目，风情万种。坐在餐桌上，我的眼睛一直无法做到不看着她，忍不住了，走过去，告诉她，你戴花很美，这朵花让你今晚

在这个餐厅里，成为了那么独一无二的一个人！

她很高兴地站起来给了我一个拥抱，对我说，谢谢，同时，顺手就把花摘下来，递给了我，你喜欢，我很高兴送给你，这是我在英国淘宝网上买的！

我嘴上说着，不行，不行，你戴着很美，手却忍不住把花紧紧地拿在手上！大方把赞美词送给她，也让她坐在她对面的男人，知道并珍惜他手上牵着的这位女人，是这么地出色和拥有另类风情，羡慕她的眼光会更加浓厚，这是我最喜欢看到的人间美丽的爱情风景！

回到我的座位上，请我去吃饭的丹麦朋友，直直地看着我说，你怎么搞的，就把人家的花拿到你手上？我说，没有什么，我夸她戴花很美，她就送给我了。

在一对相爱的恋人面前，我真诚的赞美，让她在她对面的男生那么的有骄傲感。

我当时没把花很快戴到头发上去，因为，怕她看我戴着也美，会要回去。爱好一样的人，经常会干这样

的事情，尤其是我，以前花了7年的时间收集汉族的胸兜，朋友的生日，送了两张给她，被她用了一个精致的镜框框好后挂在墙上，立刻显出我收藏物品的珍贵。我的心一下就痛了，跑出去买了别的礼物，又将它换了回去。但凡搞收藏的人，都会这样，从此，我每次送东西给朋友，第一句永远不说谢谢，问我，想清楚了没有，送了可别后悔，我可没有时间给你送回来！

拿了人家不远千里、来中国旅游人的花儿，心里很是不安，回谢人家的办法，只有帮他们买了晚餐的单子，人家走过来说，这朵花买得很便宜，这餐饭我们喝了太多酒，你买单太贵了，你就请我们用餐后的甜品和咖啡好了，就把正餐的钱退给了我。英国人算钱，永远清清楚楚的。这位送花的女人，也是我见过的最大方的英国女人。

这朵花后来就变成了我“杨二车娜姆画传—我是怎样炼成的”书封面的那幅油画里的那朵花。

我不记得那位英国女生的名



杨二车娜姆，国际著名模特女作家，泸沽湖艺术博物馆创办人，娱乐教母。

字了，但是我记得她的样子，每次出去玩，戴上那朵花，心里也会对她低声“Thank you ,Dear ,谢谢你，亲爱的”。

物·悟

小房子和大房子

文/积雪草

32岁那年，他认识了她，她比他小7岁，那时候才25岁。她不嫌弃他没有房子，跟他结婚以后，一直住在租来的房子里，只有十来平米，冬天透风，夏天炎热。

他在心里自责：她跟他在一起3年多了，没有住上好房子，也没有穿过好衣服，她做梦都想有自己的大房子。

周日一大早，她还没起床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铜钥匙在她眼前晃来晃去，笑着说：“这是我朋友的房子，朋友最近移民到欧洲，托我帮他卖房子，我们先搬进去，住一段时间再说。”

他们牵着手，转了三遍公车，来到公园河滨一个风光秀美的花园小区。

房子真的很大，180平米的复式结构，枝式水晶吊灯，德国进口的墙面漆，欧式橱柜，奢华、精美。

她像灰姑娘一样站在地中间手足无措：“这么大的房子，就住两个人，晚上能睡得着吗？”看着妻子赤着脚，像一个小女孩一样一间屋子、一间屋子看，她的心略感慰藉。

只住了一周，有一天他下班回来，发现她不在，就回到了那个只有十来平方米的旧家。还没有进屋，就闻到了熟悉的饭菜香，是他爱吃的青椒土豆丝，凉拌海蛰皮。他故意拉着个脸说：“那么好房子不住，一个人偷偷地跑回来，这个破家你有什么可留恋的？”

她固执的摇头，说：“那个房子好是好，可是住在里面，我心里不踏实。”他生气了，对着她大声嚷嚷：“你这人真是穷命，想让你过几天舒心的日子，你偏偏舍不得这个破家。”

她低着头，不言语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她知道她哭了。半天，她才说：“这个家虽破，我住了3年，冬天你为我灌热水袋捂脚，夏天你坐在我旁边，用扇子为我驱蚊降温，日子虽然苦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很幸福。听我的话，把那个房子退了吧，租那么贵的房子干吗？咱别花那冤枉钱了。”

这回轮到她怔住了，问她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得意地笑说：“第一，你根本就没有那样阔绰的朋友。第二，我有证据。”说着，她把一张交房租的收据在他的眼前晃了晃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这可是我爱你的证据。”

他一把将她拥进怀里，其实小房子里也会有大爱。

物·思

那条小黑鱼

文/方柯

室友过生日，我们给他买了三条小金鱼，两红一黑。刚买回来那阵，三条小鱼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，大家每天换水喂食，不亦乐乎。但是那个花里胡哨的鱼缸质量欠佳，没过多久就在一次辛勤的换水过程中粉身碎骨了。在新鱼缸买回之前，我们只好让三只小鱼委屈一下：将饭缸套上塑料袋，把它们安顿在里面。谁知，才过一夜，两只红鱼之一，也就是三只小鱼中最美丽的一只，就一命呜呼了。

新鱼缸高而窄，加上铺了厚厚一层彩色石子，容量就更有限。又买了一片水草，不知叫什么名字，虽然无根，长得倒是挺快。在剩下的两只鱼当中，我们比较喜欢红的那一只，因为与它的同伴相比它实在要好看得多。也因为它的外表，我们纵容它的贪食——抢食。每每看见小黑鱼在角落里吃残羹冷炙，并不觉得心里过意不去。终于有一天，溺爱出了恶果——红金鱼撑死了。

剩下小黑鱼孤零零地在疯长得几乎布满整个鱼缸的水草间穿行。或许是新鲜劲已过，我们对它没有兴致。一个室友说：“死了算了，我们好买新的、漂亮的。”当然，弄死它是不人道的。我们扔掉了可以改善水质的水草，故意长时间不换水，在闷热的下午，小鱼常常将头伸出不断下降的水面去呼吸空气。我们见了，还打趣说这鱼快适应陆地生活了呢！至于喂食，心血来潮时一天喂个三二次五次，反之则可能三天才喂一次，人要是这样，非患胃病不可了，然而小黑鱼还是在活泼地游动着！

一次长假归来，一眼瞥见了窗

那条小黑鱼



小鱼儿的顶顶，使我们学会了一些东西。

台上的鱼缸，里面的水已经蒸发掉一半，缸底的石子长上了青苔，小鱼静止在这粘乎乎的液体中。然而我知道它没死，因为鱼死了肚子是朝天的。果然，当我走近的时候，它浮上水面，小嘴一张一合，像是在控诉什么……

我赶紧拿了鱼食喂它，鼻子却酸了，这条小鱼，不起眼但顽强，它让我心生敬佩而又充满内疚。

有时候，我们就像这样有意无意地伤害着别人，还浑然不觉，其实，弱势的他们是最不应该受此待遇的啊！

物·潮

同样来自日本，卡拉OK衰落了，寿司却没有。

也不知这五光十色古灵精怪的东西有什么好吃，竟然温吞吞地走俏。

不就是一卷一卷的冷饭团吗，还带酸味，裹夹着生菜生肉，再蘸上一点山葵酱油，在寿司店里，竟然羽化登仙，野鸡变凤凰，售价不菲。

我估计，吃日本寿司的人，多数是吃那色彩。

颜色夸张艳丽的寿司，比如橙、白、黑三色组成的三文鱼忌廉鱼子寿司，红、黑、绿三色组成的鱿鱼卵青瓜军舰寿司，红、黄、白三色组成的鱿鱼柠檬寿司……都是好吃之徒眼中尤物。

夸张的寿司

文/钟钟

不过，寿司走俏的最大功劳，可能还要归功于回转寿司店。回转寿司店，是对寿司被吃过程的一种游戏包装。这种包装，能把童心未泯的食客扯到回转台上，大家宁愿花去数倍价钱，舍超市而去吃一顿回转寿司。

回转寿司店像一个大型游戏室，而且是群体游戏。一群素不相识的人，个挨个，乖乖地，排排坐在窄小的高椅上，刚好就着窄小的台面，那座位是最好的，小巧得就像给孩子预留的一样。哪怕是一个几十岁的人，屁股一挨椅子，一下就跌回童年。

接下来，想象那坐台的姿势吧，双手叠放，挺胸抬头，全神贯注，观看着姹紫嫣红的寿司，一碟一碟，你唱

我和，源源不绝地从输送带转到面前，实在是一场色彩盛宴。坐在回转台上，吃吃玩玩，玩玩吃吃，你既可省却首鼠两端的艰难取舍，又可免去自助餐那种走来走去的麻烦，与知己谈心，你完全不必中断话题。

更关键的，是那种感觉——坐在回转台上，想象这就是人生，机会多多，顺手拈来。是啊，顺手拈来，任你挑挑拣拣，有恃无恐。仿佛所有美好的东西，都不会稍纵即逝，哪怕当初你错过了什么，过一会，它又施施然回到你面前。正是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！干什么都能来得及，任什么都挥霍得起。

所以，女人，尤其喜欢回转寿司店。

物·情

一个花盆

文/马世国

最近公司要搬家，东西太多了，所以就请了一个搬家公司来帮忙。搬家公司的人被分成几组，分部位开始搬运我们公司的东西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公司在每个组都安排了员工看管。

我负责的这一组有个小伙子，看上去很老实很腼腆。在搬运的间隙，我跟他闲聊了几句，知道了他家是外地农村的，因为生活困难，今年高中一毕业，就来城里给人家打工卖力气挣钱了。

对搬家公司而言，搬运的过程中注意客户物品的安全是一件天大的事，但是天不遂人愿，这个小伙子在搬一个花盆时候可能是手滑了一下，花盆摔在了地上摔了个粉碎。那一刻，我看到这个小伙子一下子愣在了那里，涨红了脸，也许是大紧张，额头渗出好大的汗珠。

一个花盆也值不了多少钱，大不了再去买一个就是了。看到他这样，我于心不忍，于是走过去和他说，没什么了，这个花盆是我个人的，正好我也不想要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和你公司说的……我还找了一瓶矿泉水塞到他手里。

小伙子感激地看着我，张了张嘴，最终也没说出什么来，只是憨厚地笑了笑。

一阵忙碌过后，公司的东西全部装运上了车，然后我又跟着他们的车队把东西运到了公司新楼里。全部东西搬运摆完之后，那小伙子临走时，对我说想要一张我的名片，我爽快地给了他。

搬迁完毕，公司很快又恢复了以前的忙碌。有一天，一个同事说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包裹，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个花盆，还有一封短信，上面写着：“马师傅，不好意思，上次我不小心摔了你们一个花盆，这个新花盆算我赔你们的。我嘴笨，当时也没能向您道歉，希望你能接受我迟到的歉意。我很感激您当时没有责备我，还安慰我……本来进城打工，我的心情是挺灰暗的，是您还有和您一样的好人，让我感受到了生活中的阳光和亮色……”

看着看着，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。

物·恋

爱的钥匙

文/水竹

她嫁给他时，并不被人看好。但她还是不顾众亲友的反对，做了他幸福的小妻子。他没钱又没权，有才但没“财”。别人都说她傻，她自己却说她捡了宝，他既是父亲又是丈夫，所以更对她呵护备至。难得的是她有一手好厨艺，她会把他想吃的菜一样样买回来，学着烧给他吃。

但幸福的日子也终究要平淡如水，她和所有的已婚女人一样，爱叨唠，一点小事也喜欢说来说去。他觉得烦，也听得厌，但他知道她嫁给他是受了好多委屈，所以忍着没说。

一天早上，她照例又说他，让你早起来你不早起来，看，现在做什么都像打架，不吃早餐对身体不好……他心里不耐烦地想，不就多睡会儿吗，值得这样大肆教育吗？就算是广播天天还换新内容呢？想着想着，不由怒从心起。随即对着依然喋喋不休的她吼了过去，你到顶烦不烦，还有完没完。他吼完便急急地出了门赶去上班。

她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仿佛变了一个人，结婚那么久，他第一次对她发火。委屈的泪一瞬间决堤而出，她为他不惜和家庭决裂，对朋友疏远，而面对她的关心，他竟然这样对她。她想他是不爱她了，既然不爱就应该离开。

当他晚上下班后，回到家照常敲响门铃的时候，门却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摸了摸口袋，又忘记带钥匙。而肚子此时也咕噜作响不停地闹着，让他更想急切地打开门，继而把门拍得“嘭嘭”作响。这一拍倒把楼下守大门的老大爷给引来了，老大爷看着一脸焦急的他乐呵呵地说，她说回娘家住两天，怕你没带钥匙，留了一把在我这。

他听完老大爷的话后，感觉眼睛湿湿的，有泪在转动，她生着气走也没有忘记给他留一把打开门的钥匙。他愣了一下没有伸手接钥匙，转身急急地朝着她娘家的方向飞奔而去，留下老大爷一个人愣在原地发呆……

其实爱一个人，就要时时想着为他留下一把能打开爱门的钥匙。

实习生谭露珠对本版有贡献

请“小鱼儿”图片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便奉酬